

传世励志经典

一枝萍梗任风飘

刘鹗

刘德隆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传世励志经典

一枝萍梗任风飘

刘鹗

刘德隆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枝萍梗任风飘——刘鹗 / 刘德隆著.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58-1893-1

I. ①一… II. ①刘… III. ①刘鹗 (1857—1909)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2448 号

一枝萍梗任风飘——刘鹗

作 者: 刘德隆

出 品 人: 徐 潜

策划编辑: 魏鸿鸣

责任编辑: 崔红亮

封面设计: 周 源

营销总监: 曹 庆

营销推广: 万春生

责任审读: 郭敬梅

责任印制: 迈致红

出版发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9.75

书 号: ISBN 978-7-5158-1893-1

定 价: 42.00 元

服务热线: 010-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58302813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20 层, 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
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8302915

序

为了给《传世励志经典》写几句话，我翻阅了手边几种常见的古今中外圣贤大师关于人生的书，大致统计了一下，励志类的比例，确为首屈一指。其实古往今来，所有的成功者，他们的人生和他们所激赏的人生，不外是：“有志者，事竟成。”

励志是动宾结构的词，励是磨砺，志是志向，放在一起就是磨砺志向。所以说，励志不是简单的立志，是要像把刀放在石头上磨才能锋利一样，这个磨砺，也不是轻而易举地摩擦一下，而是要下力气的，对刀来说，不仅要把自身的锈磨掉，还要把多余的部分毫不留情地磨掉，这简直是一场磨难。所有绚丽的人生都是用艰难磨砺成的，砥砺生命放光华。可见，励志至少有三层意思：

一是立志。国人都崇拜的一本书叫《易经》，那里面有一句话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它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一切圣贤伟人无不遵循此道。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立什么样的志的问题，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古往今来，凡志士仁人立

的都是天下家国之志。李白说：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白居易有诗曰：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二是励志。有了志向不一定就能成事，《礼记》里说：“玉不琢，不成器。”因为从理想到现实还有很大的距离。志向须在现实的困境中反复历练，不断考验才能变得坚韧弘毅，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实现。所以拿破仑说：真正之才智乃刚毅之志向。孟子则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描述得如此艰难困苦。我们看看历代圣贤，从世界三大宗教的创始人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到孔夫子、司马迁、孙中山，直至各行各业的精英，哪一个不是历经磨难终成大业，哪一个不是砥砺生命放射出人生的光芒。

三是守志。无论立志还是励志都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它贯穿了人的一生，无论生命之火是绚丽还是暗淡，都将到它熄灭的最后一刻。所以真正的有志者，一方面存矢志不渝之德，另一方面有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之气。像孟子说的那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明代有位首辅大臣叫刘吉，他说过：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话说回来，励志并非粘贴在生命上的标签，而是融汇于人生中一点一滴的气蕴，最后成长为人的格调和气质，成就人生的梦想。不管你做哪一行，有志不论年少，无志空活百年。

这套《传世励志经典》共辑了100部图书，包括传记、文集、选辑。为读者满足心灵的渴望，有的像心灵鸡汤，营养而鲜美；有的就是萝卜白菜或粗茶淡饭，却是生命之必需。无论直接或间接，先贤们的追求和感悟，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惊喜。

徐 潜

前 言

刘鹗，原名梦鹏，又名孟鹏，谱名振远，字云抟、公约，又字铁云，别署鸿都百炼生。清代小说家、社会活动家。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寄籍山阳（今淮安）。

1857年10月18日，刘鹗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其父刘成忠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后曾任京中御史、河南知府与道台。刘鹗是家中幼子，生性自由，极其聪颖，但不喜约束，更不喜科场文字，早年曾行医和经商。与此同时，刘鹗又是博学而勤勉的，他纵览百家，精于考古，喜欢收集金石甲骨，书画碑帖。他“嗜古成痴”，人称“竭其力之所至，不以营田宅，治生产，唯古器物是求”。他还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抱残守缺斋”，表达了他愿与残缺不全的文物为伴的志向和愿望。

刘鹗被认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通才，他在数学、医学、水利学等方面颇有建树，并著有《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泥封》《铁云诗存》等作品。此外，其写就的小说《老残游记》是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刘鹗师从太谷学派南宗李龙川，“以养天下为己任”，这也是他一生积极奔走于各种社会活动的精神力量。1888年至1895年，他曾先后入河南巡抚吴大澂、山东巡抚张曜幕府，帮助他们治理黄河，且卓有成效。1897年，任筹采山西矿产经理。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也趁机入侵北京，刘鹗想方设法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糶局以赈北京之饥困。1908年，清廷以“私售仓粟”罪将其流放新疆，1909年7月突然中风，8月23日卒于乌鲁木齐。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7
第三章	049
第四章	056
第五章	085
第六章	113
第七章	147
第八章	177
第九章	197
第十章	219
第十一章	246
第十二章	269
尾 声	287
后 记	306

第一章

1

他匆匆忙忙地跨进了门。跨进了这座瘦西湖边的小院。

这是一个深秋的傍晚，暮色冥晦。他的脚步是那么急，致使与他一同匆匆而来的二师兄已被他甩得不见人影了。

尽管他头上滴下了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把满脸灰尘冲出一道道的“小沟”，可是他全然不顾。他跨进门后，那聚集在正堂门外、走廊上、台阶上的人在窃窃私语，“云绉回来了！”“二少爷来了！”……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只是急匆匆地走上台阶。突然，他住了脚，回过头去。他的师兄还在后面，再匆忙，也得等一下师兄。昨夜，是师兄赶去把他叫来扬州的。

一阵风刮过瘦西湖的水面。瘦西湖全然失去了往日的妩媚，似一个阴沉着脸的老妇。风不大，但水面依然掀起了一阵波涛，拍打着湖岸发出啪啪的响声。岸边的树叶还未落尽，但已枯黄，一片片没精打采地垂了下来。

但是这些景色也与他无关。待他的师兄也跨进门时，他转过身，朝那挂着珠帘的门走去。

“云转来了！”不等他举手，那竹帘自己掀了起来，里面伸出一只手来，拉住了他的手腕就往里面迎。

他跨进正堂，感到里面很黑，似乎什么都模模糊糊仅有一个轮廓，但他从声音里已听出，那拉着他的手的人是他的四师兄。他张了张嘴，“庆蕃兄”三个字刚吐出口，珠帘又被掀开了，一缕光正照在被称为庆蕃的人的脸上——白、瘦，脸上毫无血色，显然已是疲惫极了。

后掀珠帘的是二师兄。他急急跨进门来，轻声问道：“师傅他……”不等他说完，右边厢房的门稍稍打开了一道缝。只听见里面轻轻地一声召唤，那声音显然是从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口中发出来的，深沉、有力：“都进来吧！”

2

这是一间小小的厢房。一张大床几乎占去了房间的一半。床边的桌上已点起了两支大蜡烛，那烛光在跳着、抖着，把四个人的脸照得黑一块、黄一块。

烛光下，他的脸蒙上了一层黄色的光，两只眼睛大而有神，最醒目的是宽宽的前额和粗短的脖子。他站在那里，结实、稳当，旁边三个人一个身材魁梧，一个肤白而体瘦，一个肤黑而体瘦。虽然都比他高，可是似乎重量都在他身上。

那召唤他们进来的人没有对他说话，只是看了看他，用手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伸手把大氅褂的下摆一撩，左脚向前跨了一步，膝盖自然地弯了下去。那召唤他的人连忙用双手在他

的前面向上托了一下，急急地说：“不敢当，不敢当。先拜师傅吧！”

召唤他的人转过身去，对着床上低下头去。这时他才看到在床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他的脸色蜡黄，合着双眼，但眼皮仍在不停地抖着。召唤他的人俯下身去，在老人耳边轻轻地说：“师傅，云转来了，云转回来了！”

老人轻轻地咳了一声，慢慢睁开眼，从喉咙间挤出了一句：“铁云来了？”

“师傅，弟子来晚了！”那被称为铁云的人大跨一步跪在床边，伸出手扶着那被棉被紧裹的身躯。

老人费力地伸出一只手来，拉住了他的手。

他一抖，感到一股凉气顺着胳膊，一直凉到他的心里。

噢！就是这只手，在五年前也拉住他一次，可是那时这只手是微热的，而且是有力的。

那时是充满希望的一拉。可是，这次拉着他的手已没有任何力量了。想到此，他急忙俯在老人的耳边轻声地说：“师傅，我来了，你会好的，会……”可是一口痰似乎忽然卡在了他的嗓子里，只觉得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那只枯干的手并没有松开，不但拉得更紧，而且用劲地摇了一摇。

啊！又是一摇。

3

是的，五年前也有一摇。

那是光绪六年，一个深秋的傍晚。瘦西湖边的这个院落里一

派喜庆。

太谷学派的“谒师礼”正在进行。

正堂里温馨而肃穆。正墙上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一条长案上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牌位。两边的大蜡烛把房间照得通亮。长条案前的八仙桌上供着四干四湿的高脚果盆。在桌子的右边坐着一个瘦瘦的老人。他就是李龙川——太谷学派南派传人。

李龙川身边是他的首座弟子，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师傅，一切就绪，可以开始了。”他微微低下头对李龙川说。虽然他尽量压低了声音，可是那嗡嗡声依然传到了窗外。

走廊上站着十多个人，男女皆有，服装各异，但都屏住呼吸。听到那嗡嗡之声后，互相看了看，都默不作声。

李龙川没有立即作答，他眯缝着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地面。良久，他抬起头，看了外面一眼说：“归群，开始吧！”

归群——那个魁梧的首座弟子，先轻轻地咳了一声，然后，低沉的声音从他的喉咙里发出来：“毛实君，刘鹗进见夫子。”

这声音虽然不响，但却清晰地传到门外人的耳中。人们屏住呼吸鱼贯而入，在房间内相对排成两行。最后进来的两个人，面对孔子牌位站定。

这两个人，右边的一个三十出头，白而瘦，一脸忠厚，这就是毛实君。左边的一个二十出头，浓眉大眼，个子稍矮，但动作干净利索，这是刘鹗，虽然此时他也是一脸虔诚，但那双眼睛里仍然透着一股傲气。

见人已到。那首座弟子黄葆年上前将一炷香送到蜡烛上，看着香点燃了，他后退了两步，先向孔子像拜了两拜，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插到香炉上。

室内的蜡烛虽然不多，但仍然使得坐在上首的李龙川能看清

每一个人的脸和动作。他眯着眼，目光朝所有人扫了一遍，然后凝视着站在对面的刘鹗。

机敏的刘鹗觉察到那犀利的目光所向，不禁全身动了一下。可是他仍然用眼睛盯着那摇曳的烛光。

黄葆年向后退了几步，并不回头，率先在毡毯上跪了下来。站在他身后的毛实君和刘鹗也学着样紧跟跪了下来。

刘鹗知道，“谒师礼”这才是开头。昨天作为首座弟子的黄葆年已把进见夫子的全过程向他们叙述了一遍。黄葆年特别告诉他们，进见夫子的关键时刻是听师傅的“训言”。

太谷学派的“训言”共有四种。每种四个字，是师傅对新收弟子的评价，也是他的希望。第一种是“同入桃源”，这是最普通的一种，含义是此弟子尚可长进，能随同他人一同进步；第二种是“福慧双修”，这含义是这个弟子性情尚可，智力超群，将来虽不能有超人之举，但亦可为学派增光；第三种是“希贤希圣”，其含义是这个弟子的行为语言都能成为众人的楷模，对学派的贡献将会超过一般人；第四种是“超凡入圣”，这是夫子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认为这个弟子不同常人，有非凡的能力。夫子的“超凡入圣”的“训言”极不易得，这是他对弟子的信任。

刘鹗和毛实君此时此刻虽然跪在那儿，面部严肃，但都想尽快知道师傅将给自己什么“训言”。

4

黄葆年并不管后面二人在想什么。他先对着孔子像规规矩矩地叩了三个头。站起来，又侧身跪下，向着坐在八仙桌旁的李龙川叩了三个头。李龙川只是微微颌首，眼睛并没有看黄葆年，而

是仍然盯着跪在他面前的两个新弟子。

黄葆年站起身来，走到李龙川身旁，朗声喊道：“弟子毛庆蕃拜见夫子——”

跪在地上的毛实君紧张地抬起头来，双手递上一封红纸拜帖。那拜帖上方是一个“拜”字，下面写着“毛庆蕃字实君，江西南昌人”，下面是生辰八字。他不等黄葆年接过去就赶紧把头低下，两只手高高地抬起来。黄葆年把拜帖转给李龙川。李龙川略略浏览一下，微微地点点头，把它放在桌上。

李龙川的手尚未收回，只听见刘鹗跪在那儿自己说道：“弟子刘鹗拜见夫子——”

黄葆年一愣，昨天已告知刘鹗由黄葆年来说此话，怎么刘鹗自己说了？跪在那儿的毛实君也一哆嗦，不过他连头也没敢抬。站在两厢的人也面面相觑——他们不止一次参加这“谒师礼”，可从来没见过哪个人敢于这么说的。

只有李龙川似乎没有听见一般，他轻轻地向黄葆年点了点头。黄葆年惶恐地伸出手来，把刘鹗的拜帖接了过来。刘鹗跪在那，两手高高抬起，头也高高昂起。恰巧他的目光与李龙川的目光对在一起。仅仅一瞬间，两个人都收回了目光。刘鹗低下头去，心里想：果然，目光锐利，似能刺透人的心肺。李龙川也在想：一个果敢而有作为的人。

黄葆年将拜帖恭恭敬敬地递给了李龙川。李龙川并未去细看，但“刘鹗字云抃，江苏丹徒人”几个字已映入眼帘。

李龙川又坐了下来。黄葆年将两份拜帖大声朗读了一遍。大声说道：“谨请夫子训言。”

听到此，毛实君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向前跨了一步跪下向李龙川磕了三个头。

李龙川似乎并没有看到他，注视着正前方，威严地说：“希贤希圣。”

李龙川的这四个字如同一道惊雷，使立于两边的弟子感到震动。因为现在太谷学派的弟子北至辽东，南至两广已达数万人，自然其中不乏盐贩走卒，亦有朝中显贵，然更多的是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可是能得“希贤希圣”训言者不过数十人。这毛实君，哆哆嗦嗦，貌不惊人，竟然能得到如此训言着实令人感到惊奇。但学派的规矩是师傅一言既出，弟子便需遵照而行。所以人们感到震动，但是仍然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因为下面还有一个顽劣的刘鹗在等着“训言”呢！

5

这刘鹗确实顽劣。

他祖籍江苏镇江。其父刘成忠曾做数年京官，后被外放河南，参与围剿捻军，也曾立得些军功，又因治理黄河、贾鲁河，为老百姓做了些好事，官至布政使。刘鹗从小就随父在军中，过着无人管束的生活。

那时，他的名声是从一些琐事上来的。一次，他随几个差弁解银饷回开封。途经一个小镇，遇到一个赌场，刘鹗硬是停下车来，去了赌场。不到一个时辰，竟然把随身饰物赌光。他奔回车来，那解饷数人正在酣睡，他将那装有饷银的皮囊抱走，以此为赌注，座中人无不咂舌。所幸，这次竟然赢了，他手捧皮囊昂然而归。当时有人认出这是刘道台的二少爷。归途中过贾鲁河，人多车多，渡船少，无论官车、私车都在排队等待过河。刘鹗见此状，一想还需赶路，从驭者手中夺过鞭子，两脚蹬在车辕之上，

大喊：驾！同时把鞭子一甩，那两匹马猛地冲了上去。人们不知车中是什么人，纷纷让路。他们得以早早过了河。

回到开封后，那些差弁自然不敢将此事告诉刘成忠。可是他的豪赌与强渡之事不两天就传到了开封。知子莫若父，刘成忠风闻此事后，自然过问，刘鹗竟全然承认。被刘成忠痛责之后，关在衙门中读书。

直到刘成忠解职归田，在江苏淮安高公桥买了一所房子之后，刘鹗已十五六岁，才静下心来随父亲读了些书。那《论语》《孟子》他是读得滚瓜烂熟，天算、舆地、河工、音乐，连那《三国》《水浒》他也可以倒背如流。人家读三天的书，他一天便都读了下来，可就是不肯学写八股文章。刘成忠在时，他尚能安静。刘成忠稍不留意，他便到外面去和那些说书的、打拳的、卖艺的、赶车撑船的天南海北地闲聊，也不管是地上、凳上，随便一坐，一晃便是半天，直到仆人来找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去。那些人知道他是刘道台的二少爷，如此随便，对他倒有好感。

光是闲聊倒也罢了，还时不时到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堆中，真真假假地开一些不三不四的玩笑。人家知道这是高公桥刘家的二少爷，能避就避，不能避就应付一下甚或给他一个下不来台，他倒也不在乎。

就是这么一个不守绳墨的人，如今那收弟子极严格的李龙川究竟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训言呢？

6

刘鹗静静地跪在李龙川的床边，任李龙川紧紧地拉住他的胳膊。他只感到两道凉凉的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流到他的嘴

边，稍稍有些咸味。他顾不得这些，俯在师傅的耳边，轻声说：“师傅，我来晚了。你会好的，会好的。我来晚了……”他不知该说什么，甚至有些语无伦次了。他只感到喉咙发干，那流入嘴中的眼泪是咸咸的。

是啊！刘鹗是来晚了。

到哪儿去找他啊！虽说，他并非云游四方，但自从父亲去世后，便没有什么能约束他的了。淮安只是他落脚点之一；那六合，是他外婆家；扬州是师傅住的地方；南京，六朝古都；苏州，人间天堂；上海，这时对他更具吸引力了……

李龙川病重之后，曾对黄葆年嘱咐过，务必把刘鹗找来一见。无奈，只得让蒋文田去淮安。

这蒋文田是李龙川的二弟子，在学派中的地位仅次于黄葆年。他连夜赶到淮安。果然，淮安家中并不知刘鹗究竟在何处，只知他去六合有半个月了。

蒋文田无奈，又从淮安赶到六合。幸好，刘鹗尚未离去。他们连夜从六合赶到仪征，稍事休息，又从仪征赶到扬州。这么往返周折，六天已经过去了。

刘鹗明白，李龙川这次是凶多吉少了，并且，李龙川必有重要的嘱咐在等他。而且，这件事是黄、蒋二人也无力完成的。

他感到，师傅对他是信任的。自从“谒师礼”上师傅那惊人的训言，使他觉得担子沉重后，他很少在师傅身边侍奉，依然我行我素。

现在他跪在师傅身边，又一次被师傅拉住了胳膊，又是那么摇了一下。